

四部
備要
史部

資治通鑑
(二)

038

中

行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
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楚國河內郡開國侯食
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佰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魏紀十起玄默數計盡開達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吳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
女也戊子立子璽為太子璽字璽音璽吳主朱氏為四子
作名字璽音璽水璽漢之璽非先
音也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
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左傳魯仲曰兵猶火也不戢
則自焚也維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維則
不出於敵人之上而較力冬十月維入寇洮陽洮陽洮水之陽
則洮水也洮水之陽洮水之陽洮水之陽洮水之陽洮水之陽
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水經注洮水逕洮陽城在
四山中又東逕洮陽城北意侯和即此地也沓中在諸羌和山南城在
之山晉張駿據河西因前趙之亂收河南地沓中在諸羌和山南城在
侯和漢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後趙分境乞伏熾盤攻洮陽初維以
師次沓中則侯和之地在塞內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初維以
羈旅依漢維降漢見七十一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
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
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
請殺之敗補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
事見七十四卷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
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
是自疑懼此維未出洮陽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
歸成都司馬昭因是決計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

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漢成帝後和元
年罷御史大夫
置大司空世祖中興因之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初興為會稽太
守會稽又稱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為
守式又稱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為
會稽王左右督將吳主休先封琅邪王徙居會稽自會稽立
未嘗封會稽王也會稽當作琅邪琅邪即虎
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與關軍國
以伎巧更相表裏更工吳人失望吳主喜讀書
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前漢五經博士有博士
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
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老者
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沈約志曰吳王禪為劉氏祭酒祭
散時常侍高功者並為祭酒公府祭酒漢末有之張布以昭冲
切直恐其入侍言己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
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
當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
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
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王
繼言王
事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
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布拜
表叩頭表陳謝書自序沐吳主已下皆昭答之語希得昭惶恐以
答之語也所謂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蓋比之孫綽以謝權權之時
不使吳主親近儒生也於是布拜叩頭未嘗再上表也此表字衍在
任事也吳主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
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蕩之
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
入又復扶譙郡嵇康晉書曰康之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
氏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
籍籍兄子咸姓諸駸有阮國在岐渭之間周詩有彼阮祖
共之辭子孫以國為姓後漢有己吾阮故河內
山濤河南向秀亮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

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負也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骨立者言其瘠其身肉俱消唯骨立也籍戶刀翻吐土故翻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路翻烏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正義責之也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背誦妹翻敗補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之治直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汗鳥故翻昭愛籍才常擁護之昭之讓九錫也籍為公卿為勳進牋辭其清壯故昭愛其才曾夔之子也何夔見六十三卷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馬謂之累騎也人荷鍤隨之荷下可翻鍤也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隨七康箕踞而鍛康性巧而好鍛鍤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魏尚書郎有二十員吏部其一也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湯武革命而康非薄之故昭聞而怒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異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為千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亡儉言母亡儉反而康欲助之母音無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晉泰始二年始分河內為汲郡史進書也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官騎騎也數所角翻騎奇寄翻從

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違貳也背也貳而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刑也韓嬰曰刑正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荀爽歲之子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之治直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春秋晉獻公滅虢因以滅虞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吳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絆縛也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善用兵者觀變議也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姓諸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廖化為右車騎將軍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陽安關口意即陽平關也及陰平之橋頭平橋頭在文州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致至也又謂敵終不自致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如元年之詔又辭不受吳交趾太守孫諸貪暴諸私為百姓所患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裴松之曰察戰吳官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調徙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諸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應之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甘松本生美之地張騫置甘松護軍乞伏國仁

置甘松郡後魏時白水羌朝貢置甘松縣太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
置甘松縣屬同昌郡唐武德初置甘松州取甘松嶺名且其地
產甘松也杜佑曰甘松嶺江水發源之地甘松山在今交川郡境今
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縣之北唐書曰甘松山在洮水之西吐
谷潭居山之陽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
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賈曰下辨縣屬武都郡今
城州同合縣舊名武街城水經注濁水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傾鍾會統十餘
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斜谷通翻谷音
洛越七倫翻以
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西將軍瓘既
監艾會軍又行會瓘之子也衛明帝親書武帝文會過幽州
刺史王雄之孫戎王雄刺幽州道勇
士刺殺阿比能問計將安出戎曰
道家言有言爲而不恃老子道
經之言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
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鍾鄧之禍
識者固知
矣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賚來代
翻賜也陳師誓衆將軍
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
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
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
得戰退保漢樂二城用姜維
之言也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
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
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
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斌音
楊考異曰晉書又紀作
部將易惟今從魏志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
墓諸葛亮
葬沔陽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宋曰武興漢武
都沮縣地元和郡
國志曰興州城即古武興城也蜀以處當衝要
置武興督以守之無稱言其庸庸無可稱者漢朝令人代之
朝直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
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
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

出戰若喪師負國喪息
翻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
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
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
爲不設備邪關城失守僉亦有罪焉
舒率其衆迎降胡烈江翻
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
僉彤之子也傳彤死事見六十九卷文
帝黃初三年彤余中郎鍾會聞關口已下
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藏但
翻鄧艾遣天水太守王
頎直攻姜維營前漢天水郡後漢改曰漢陽
郡魏復曰天水順渠希翻隴西太守牽
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
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彊川口在
臺山南嶺臺
山即臨洮之西傾山關關曰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曰維敗走
強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王頎追敗之於強口即是地也維敗走
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塞悉
翻乃從孔函谷入北道
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
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言
不及維也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聞其已
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
會水經注小劍成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關通衢故謂之
劍門漢屬廣漢郡爲葭萌縣地蜀先主以霍峻爲梓潼太守
有劍閣關葭萌秦使徐成寇蜀攻二劍克之始有二劍之號安
國元侯高柔卒冬十月漢人告急於吳甲申吳主
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續於
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沔中
時爲
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據其所向耳吳之巫移歸等縣皆在江北與魏
之新城接壤自此行兵亦可以達沔中然亦猶激西江之水以救涸
轍耳
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
位爵賜一如前詔復扶
翻昭乃受命始受相國命昭辟任
城魏舒爲相國參軍任音
主初舒少時遲鈍不爲鄉親
所重鄉里親戚也
少時照翻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從才
用翻亦
不知之使守水碓碓水側置輪碓後以橫木貫輪橫木兩
頭復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正直碓尾木

激水灌輸輪轉則交午木更擊確尾木每數曰舒堪數百戶而自春不煩人力謂之水確確都內翻木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厲之事舒者求以暴目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時上掌翻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舒曰若試而不中仲舒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及諸佐參軍舒常爲畫籌而已射之書籌猶投壺之釋算後遇朋人不足舒滿數射以兩人爲朋射之有朋諸侯以四耦射一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二耦射射侯左傳魯襄公幸射範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杜預注云云二人爲耦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仲舒舉坐愕然莫有敵者舒容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府朝猶言府庭也朝直遙翻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斷丁翻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水經注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微油成北歸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東馬入蜀還江油廣漢者也東白曰龍州江油郡北踰山至文州三百三十里又州漢陰平者也東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江油郡北九城志龍州二百餘里緒州四百三十里元豐九城志龍州治江油縣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白水此縣西北至開城百八十里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前按漢德陽縣後漢志廣漢郡始有德陽縣蓋因漢故亭而置縣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後劍閣縣屬梓潼德陽縣屬廣漢續漢志以

爲德陽縣有劍閣今姜維守劍閣拒鍾會而鄧艾欲從德陽亭趣涪則此時分爲兩路矣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處也此道即趣涪趣音浮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趣音浮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今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山峻峭峻極險關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連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亦水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則德陽亭蓋當馬閣山之左路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雷翻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山崖險峻單行相繼而進如魚然先登至江油今龍州江油縣地南至綿州一蜀守將馬邈降降戶江諸葛瞻督百餘里綿州古涪城也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陳壽曰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黃權劉璋所用先主伐吳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往縣縣竹縣屬廣漢郡今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諸葛氏本琅邪人故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使疏吏翻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數曰父子荷國重恩荷下翻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杜佑曰漢州德陽縣鄧艾破諸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進山澤不可禁制孟翻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犇吳或以爲南中七郡中

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

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

數之自然也治直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

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爲大再辱之取何

與一辱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再辱則臣是一辱且若欲奔南

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果決也今大敵已近禍敗

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

至南之有乎謂衆心已離魏行之後中或曰今艾已不遠

恐不受降如之何謂下同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執

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

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京都謂洛陽魏都也景王諱劭晉

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

爲言其民既不出稅租以供上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

威偏之窮乃率從事見七十一卷文帝黃今若至南外當拒

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

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璽音受

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

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譙時子翻奈何

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

後自殺子如此乎張紹等見鄧艾於維維縣屬廣漢郡西

里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

降鍾會又遣尙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

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

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

諸軍門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艾持節解縛

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

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

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

或領艾官屬後艾由此得罪魏匹妙翻以師纂領益州

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險

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卒巴即巴

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中巴即巴

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郿郿縣屬廣漢郡

仗送節傳於胡烈傳傳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

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觀此則蜀之將士豈肯

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所置漢中諸

圍之守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漢先主

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覈魏有中書丞今無中書丞此官

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

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

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忉忉之

情忉讀曰倅勝音九謹拜表以聞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

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

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夏戶民畏其

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

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

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元帝時公嘉平元年王凌叛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母上僉嘉平二年諸葛誕叛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茲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朝直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沈約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國都尉後爲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郡吳境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西陽赤沙蓋在遷陵西陽屬武陵郡縣在西漢之陽劉琦曰黔州彭水縣漢西陽縣地吳分西陽置黔陽縣隋於郡置彭水縣尋爲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陵郡西陽縣古城在今辰州界杜佑曰思州治務川縣亦漢西陽地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朝直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勞力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誑居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柢又丁將軍高尚謂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事見七十二卷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晨夜進道帥讀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帥所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平 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爲太保 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益州統志蜀漢爲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嶲牂牁相梁州統漢中梓潼漢興涪陵巴西巴西巴東

梁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種梁故因名焉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目 乙卯以鄧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鍾會爲司徒增邑萬戶賞平蜀之功也 皇太后郭氏殂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吳漢屬成都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資鹽興冶爲軍農要用蜀有鹽井朱提出銀鑛道出銅武陽南安臨邛西陽皆出鑛漢置鹽官鑛官文欲復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使疏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開廣陵城陽爲王國以待孫休也廣陵屬徐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重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南中之地東南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春秋公羊傳之言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孫子曰將之至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謂平諸葛誕也

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又魏扶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汎舟絕

迹全功保身邪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勾踐滅吳以雪會稽之恥乃扁舟五湖汎海而止陶欲絕其跡乃絕

朱公曰陶朱公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

於此也維曰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

則同舉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

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要

又謂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又以疑艾

咸熙元年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猶是景元五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

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

充將兵入斜谷斜谷又古棧關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

安亮即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爲行軍司馬鎮

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昭夫人王氏肅之女也生晉武帝齊王攸後諡文明皇后

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昭呼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

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有漢以來丞相

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鍾會皆遣

不知此邪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

耳指掌言易也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

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適其適所以爲敵禽耳惟

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

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言會若爲亂夫蜀已破亡遺

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

同也會若作惡作惡也惡不害也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

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

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

晉公曰卿忘前言邪忘前言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

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

我豈可先人生心哉我豈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

會不賈護軍賈充也時爲中護軍不諱曰否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

卿邪又復疑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欲令艾殺瓘因以爲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

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

赴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比必悉來

使車諸使車大車立乘駕驢赤帷持節者重導從城曹車奔車

使車功曹車皆兩車大車佐佐乘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車

使車導從者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驛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旁車近小

使車朱班輪四轡赤轡使車徑入至艾所艾尚臥未起遂執艾

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趣

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

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

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將大衆隨

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

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

下可定也談何容易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

樂成固之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
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謂昭如會之
牛倮今來大重曰太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
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蜀漢謂漢中
地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
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蜀朝堂太后去年
也堂朝直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
上人坐祖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
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著直城門宮門
皆閉嚴兵圍守衛瑾詐稱疾篤出就外廨廨舍也會
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
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
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姜維
始發為漢子載之下病病如死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
決會帳下督丘建風俗通丘營左支孫以地為氏本屬胡
烈會愛信之建慙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
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子
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格數千給徒安
項格步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帕并執武帝所製狀如拜散
將亮將帥以次格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
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
門對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
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杖亮白外有匈奴聲
似失火者見曰匈奴喧擾之聲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
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
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內

謂會所閉在屋內者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
斯此也須待也言其間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
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
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者異曰衛瑾傳曰會
殺胡烈等軍以示不許因相疑如胡烈會使諸軍
三軍言會反會逼維議經宿不眠各持刀陳上外殿會遣之使
呼瑾維辭敗未出未幾先發會使瑾等十信道之瑾至外殿服藥湯大
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瑾作
檄宣告諸軍並已背義陵日共攻會殺之常懷華陽國志曰會命諸
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
門以襲殺會及維之諸將志又世語曰維死時見胡烈等如斗
應當作升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瑋及姜維
妻子軍衆鈔略死喪狼籍鈔楚交細衛瑾部分諸將數
日乃定問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
瑾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
兵襲艾遇於綿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
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瑾遣續謂曰可以報江
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
衛瑾行鎮西軍司而杜預為鎮西長史則身為各士位望已高
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艾而行其私也將何以堪
其責乎瑾聞之不候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杜預見七
元景初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
西城西城縣屬魏興郡為晉武帝徵艾孫灼張本鍾會兄統嘗密言於晉公曰
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統已卒卒子晉公思
鍾繇之勳與統之賢鍾繇有定特原統子峻也官爵如
故鍾繇之勳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
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事見上卷鍾會
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又鍾雄
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記月今孟春之月掩骼埋

虞曰黃陸使來曰露骨曰骸有肉曰骸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背補明公雖對枯骨會言已誅骨公復以枯骨為難對不令收葬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丙辰車駕還洛陽 庚申葬明

元皇后 初劉禪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

人守永安 姓諸羅本顯項末皆受封於羅國今房州也為楚所滅

趙建德分巴郡諸縣屬安以下為永安郡建安六年劉璋改

都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

得禪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

吳聞蜀敗起兵西上

本朝傾覆

微翻一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為吳降

虞乎

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

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眾而西

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安東將

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諸晉公協攻永安憲與

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

憲之圍

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左僕射荀顗為司空

帝景元三年加封司州之弘農雍州之

晉王

晉王

晉王

晉王

晉王

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

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

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

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

見顧之重也 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猝禪

之大臣無從行者姜維既死張翼廖化董惟祕書令卻正

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

宜適舉動無闕宜當也適亦當也禪初入洛見魏君臣其禮各

下而與賓客言事事合宜而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

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建寧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

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

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降

弋曰今道路隔塞則翻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

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

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

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越屬臣

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無父母鳥

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

亥封劉禪為安樂公晉王安樂屬燕國子孫及羣臣封

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蜀技蜀樂

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

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佗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

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

西悲用詩東山語此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復扶禪對如前
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
笑夏四月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新附督蓋以
別爲一部置督以領之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句章故城在今鄞縣西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

餘口而還兩翻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
督以上六百餘人賞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公侯地方百

侯以戶爲差獻帝建安二十年魏王操置名號奇以賞軍甲戌
改元始改元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爲晉宣王

忠武侯師爲景王羅憲被攻凡六月義翻救援不
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棄城走下布說同憲曰吾爲

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
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

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退晉王使憲因仍
舊任加陵江將軍沈終志魏置陵江將軍爲四十號之封萬

年亭侯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
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交趾州刺史
治龍編南越安八吳主寢疾口不能

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驥出拜之驥讀休
把興臂指驥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十三年羣

臣尊朱皇后爲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呂
與反國內恐懼欲得長君長知左典軍萬或嘗爲烏程

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
儔也孫策子長桓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到翻屢言之

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爲嗣朱
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

賴可矣賴恃也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皓字元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依五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
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從才用翻吾畏其有

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軍琇忠憲英憂曰他
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難乃爲翻琇固請於晉

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閒可以濟
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

關內侯琇司馬師夫人之從父弟九月戊午以司馬炎
爲撫軍大將軍晉志撫軍大將軍位從公班辛未詔以

呂興爲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軍霍
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弋表遣建寧

爨谷爲交趾太守爨氏建寧之大姓世爲著姓至南齊爲東
率牙門董元毛晃晃古通翻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

等將兵助興未至興爲其功曹王統所殺吳主貶
朱太后爲景皇后貶其號從夫而自追諡父和曰文皇

帝尊母何氏爲太后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
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騎常侍水曹掾孫或爲給

事黃門侍郎水曹掾吳相府所置吳未嘗置相國魏人以晉王爲
以使於吳史疏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

以開廣大信言吳不必使還以廣中晉王因致書吳主諭
以禍福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

王後司馬師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
炎問音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

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
膝膝同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

傑千容翻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策察時政
所宜損益為子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
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長知兩翻
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
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
固非人臣之相也亮翻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為
世子為晉武帝不能吳主封太子璠及其三弟皆為
王軍第名璠音如別號次名璠音如章莽之弟立妃滕
氏為皇后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
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科條禽獸養於苑中者
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
忌諱好酒色到好呼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
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朝直吳主執之徙於
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為衛將軍錄尚書
事牧胤之族人也滕胤為孫是歲罷屯田官專見六十

二卷漢獻帝
建安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實封肆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一 起宣帝作噩盡亥對執徐凡八年司馬氏河內溫縣人
以爲國號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法克定禍亂曰武

泰始元年是年十二月力受禪改元此猶是魏咸熙二年春二月吳主使光祿大

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璆樂尤翻與徐紹孫或偕來報

聘紹興聘見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音譽

吳主怒追還殺之夏四月吳改元甘露

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謂旌旗車馬樂舞冕服皆如帝者之儀進王妃

曰后世子曰太子癸未大赦秋七月吳主逼殺

景皇后遷景帝四子於吳尋又殺其長者二人。吳主
景

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爲相國

晉王。九月乙未大赦。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爲晉

丞相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票匹妙翻
騎奇寄翻乙

亥葬文王于崇陽陵。考異曰晉書文紀作癸酉今從魏志陳留王紀冬吳西

陵督步闡西陵卽夷陵吳主權黃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宜都郡治焉表請吳主徙都武

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

業觀疾闡正翻鷲之子也吳主權時鷲爲西陵督鷲之日翻十二月壬戌魏

帝禪位于晉魏元帝時年二十一困敦上章魏文帝始受漢禪傳五世歷四十六年而亡甲子出舍

戲敵不自勝。戲音虛。敵音希。又許既翻勝音升。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

純臣也丙寅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至是方改元秦始丁卯奉

魏帝爲陳留王卽宮于鄴卽就也優崇之禮皆倣魏初

故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王爲

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尊王太后曰

皇太后封皇叔祖孚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

爲扶風王。佖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彤爲梁王。倫爲

琅邪王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機爲燕王。又封羣

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

三軍兵五千人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佃音賈從才用翻莞音官彤

以石苞爲大司馬。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

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

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

季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晉志曰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擇

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爲三公
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將軍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

恆與太尉送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二司上晉因其制以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爲文官公左右

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者位從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爲武官公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

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
開府者位從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未幾幾居又以車騎將軍

陳騫爲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

同時並置。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

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長知兩翻衛將軍齊王

攸獨不敢皆令上請。上時掌翻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

曲將及長吏納質任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錮不得仕進今除之
又諸將征戍及長吏仕州郡者皆留質任

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矯以仁儉

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

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

受誅奇父允誅事見七十六卷高不宜接近左右近其請出

為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

有司言御牛青絲糾斷糾直忍翻素也年系

諫官以散騎常侍傳玄皇甫陶為之秦漢以來有諫大夫

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

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灑術而天下貴

刑名到翻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

攝攝也放誕盈朝謂何晏阮籍輩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

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

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初漢

征西將軍司馬鈞鈞事見五十卷漢生豫章太守量

生潁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序司馬氏之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

帝凡七室沈約志曰晉初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

帝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景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

皇后居弘訓宮丙午立皇后弘農楊氏后魏通事

郎文宗之女也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羣臣奏五帝即天

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

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

議周禮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玄以為吳

青帝靈威仰曰赤帝赤熛怒曰黃帝含樞紐曰白帝白招矩曰黑帝

汁光紀由是有六天之說六天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

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為六天據其在上帝之體謂之天

除漢宗室禁錮魏既代漢禁錮三月吳遣大鴻臚張

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弔祭以文王之喪吳散騎常

侍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不悅散騎常

侍萬彧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散騎常侍丁忠使還

疑其詐舉蕃出外擊羊頃之召還蕃好治威儀翻治直

山水經注武昌城南有梁山即樊山也吳使親近擲蕃首作

虎跳狼爭咋齧之跳他可翻咋側革翻首皆碎壞丁忠說

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弋陽縣漢屬

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

耳敵勢方彊而欲微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儼工吳主

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夏五月壬

子博陵元公王沈卒沈持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

之然猶素冠疏食食祥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

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

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

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漢文帝遺詔見十五卷後七年真使

經從行回翻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

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

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

羊祜謂傳文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禮若因此復先王之禮不亦善乎

數百年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

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

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

不得終苴絰之禮

為沈痛沈持林況當食稻衣錦乎

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

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

論語聖我聞三年之喪舊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省悉景翻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臣光曰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

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

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

莫肯釐正

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而

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元寶鼎

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

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

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武昌揚州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人許而為之此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宋書志無此食今從晉書

永安山賊施但 吳錄曰永安山武康縣也沈約曰吳分焉 因民勞怨聚眾數千人劫吳

主庶弟永安侯謙作亂北至建業眾萬餘人未至三

十里住擇吉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召丁固諸葛靚固

靚斬其使發兵逆戰於牛屯 據吳歷牛屯在義城 但兵

皆無甲冑即時敗散謙獨坐車中生獲之固不敢殺

以狀白吳主吳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

云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 王于 故吳主徙都武昌及

但反自以為得計遣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

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 十一月初并圓丘

方丘之祀於南北郊 鄭氏注禮記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上蓋下必因丘陵謂夏至祭地

六十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 中竹簡後宮以千數而

採擇無已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為皇太子 為惠帝亡詔以近

世每立太子必有赦 漢高帝為漢王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

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並立太子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